

屠格涅夫著

趙蔚青譯



不幸的少女

文化生活叢刊

XXXVII

版一渝月四年四十三國民華中
版二滬月五年七十三國民華中

刊叢活生化文

種七十三第

編主金巴

人 行 發

林 文 吳

所 行 發

社版出活生化文

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

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

所 刷 印

社 所刷印活生化文

女 少 的 幸 不

著 夫 涅 格 屠

譯 青 蔚 趙

角八元四價定

蒲特·加弗里羅維奇開講道，就是，就是，那是些痛苦的日子呀……我情願不同想那些日子……可是我已經答應你了；我只好把這整個的故事講給你。聽着吧。

我當時（一八三五年冬天）住在莫斯科我姨母——我故去母親的妹妹——的家裏，

我已十八歲：我在莫斯科大學語文系（在往日是如此稱呼的）不過剛才從第二學期升到第三學期。我姨母是一個嫺雅恬靜的婦人——一個孀婦。她住在奧斯托場卡街的一座巨大的木板房裏，這是一所最溫暖舒適的宅舍，我想，除了莫斯科外別處找不到這樣的房子，她差不多不會見什麼人，從早到晚同兩個伙伴坐在待客室裏呷最講究的茶，打「陪心思」（一），而且不斷地在吩咐應該把屋子熏蒸消毒一番。於是她的伙伴們就跑進大廳裏去：幾分鐘後，一個穿號衣的老僕人就端進來一個銅盤子，盛着一束放在熱磚上的薄荷，踉蹌地在窄條的地氈上蹣跚着。他邊把薄荷沾上醋淋灑着，白色的煙氣縈繞着他皺

（一）陪心思（Patience）……一種一人獨玩之紙牌戲。

摺的臉冒起來了，他蹙蹙着眉，轉過一邊去，而餐室裏的金絲雀，被嗤嗤冒煙的薄荷燻得唧唧叫着極艱辛的調子。

我無父無母，而我的姨母嬌生慣養着我。她把整個樓下的房間完全讓我來支配。我的房間佈值得很精緻，其實並不像一個學生的房間：臥室裏掛有粉紅色的窗帘，一頂飾着藍色薔薇花綫的綿紗幔帳，高罩在我的床上。我得承認，那些薔薇花綫，很使我厭煩，據我想，這種嬌豔的裝飾由我同學們的眼光看來，一定要貶低了我。果然不錯，他們給我起個綽號，叫做「閨房的小姐」。我從來無法來勉強自己抽烟。我很懶得讀書——

爲什麼隱瞞我的短處呢？——尤其是在學期開始的時候。我出門的時候很多。我的姨母贈給我一輛配得上將官的，套兩匹駿馬的，寬大的雪橇。我拜訪「貴族」的門第是很罕見的，但是對於戲院，我卻十分熟悉，而且我還在飯館裏大吃大嚼過成堆的菓餡糕餅。雖是這樣，我沒有放任我自己來違背禮節，而且舉止都很得體，*En Jeune de bonne maison*（合乎一個出自好家庭的青年身份）。我究竟是不願意無緣無故使我慈祥的姨母來操心：此外，我的性情自然也是冷靜。

從幼年起，我一向就愛好象棋；我不懂一點下棋術，但是我下得並不算壞。有一天在咖啡館裏，我旁觀一盤拖得很久的象棋競賽，兩個棋手中，有一個是年約二十五歲的秀髮青年，我覺得他下得不錯。棋局結果是他贏了；我懇請和他來一盤。他同意了，……一小時的工夫，輕而易舉地就把我贏了，我連輸三次。

「你有下棋的天才，」他以謙恭的聲調斷言着，大概看出了有傷我的面子；「可是不曉得閨頭的走法。你該去研究一下棋譜——阿爾加希或者裴特洛夫的。」

「你以為是這樣嗎？可是我到哪兒能得到這麼一本書呢？」

「到我這兒來，我一定送給你一本。」

他告訴了他的名字，並且講給我他的住址。第二天我就去會見他了，而一星期以後我們幾乎是不可分離的了。

我的新相識名叫亞歷山大·達韋多維奇·傅士托夫。他同他的母親——一位頗富有的婦人，一個樞密顧問官的寡婦——住在一起，但是他另外獨占一個小寓舍，十分獨立地居住着，正如我在我姨母的家裏一樣。他在內務部裏任事。我真正地仰慕着他。我平生從未遇到一個這樣再「相投」不過的青年人。他周身的一切都俊俏而瀟灑：他那挺秀的身材，他的風度，聲調，尤其是他那小巧玲瓏的面龐：有着金藍色的眼睛，有着秀美的，宛如捏塑得嫵媚的小鼻子，紅唇上有着不變的微笑，很狹窄的，雪白的額角上覆着柔髮的輕微髮環。傅士托夫的性格是以格外沉靜而著稱，是一種可親的，拘謹而和悅的性格：他從來不執拗，而且對各種事情總是滿意的；但是相反的，他從來沒有對於哪樣事情歡喜若狂過一次。凡是過火的舉動，甚至是好意的，也使他 không 痛快；「這是野蠻，野蠻，」他常微聳着肩膀，眯着金色的眼睛說道，奇妙的是傅士托夫的那對眼睛呀！雙睛

無變化地呈露着同情，善意，甚至於虔誠。在後來的時期我才注意到，他眼睛的表情唯一地是由於它們的背景，我注意到甚至當他啜飲羹湯、或者抽雪茄的時候，他眼睛的表情都是絕無變化的。他的端莊變成了我倆之間的笑柄。他的祖母本來是一個德國人。生性賦與他種種的天才。他跳舞跳得頂好，是一個英武的騎士，並且是一個優秀的游泳家，他做木工，彫鏤和鏤刻，裝釘書冊，剪側影像，畫水彩畫：繪摹花束，或者是畫穿藍色服裝的拿破崙側面像，用着感情彈奏琵琶，知道許多的把戲，用紙牌玩和不用紙牌都在行，並且很有一些機械學，物理學及化學的知識，但是樣樣都祇懂得一點。惟有語文，他不大能行：連法文他都說不很好。大致他很少說話，他參加我們學生的討論，頂多限於欣然同情的目光和微笑。無疑地傅士托夫是很討女性喜歡的，但是他並不因在青年們中佔有這樣的地位，而想往這方面開展，他十足配得上他的同學們給他起的綽號「拘謹的冬·緩」(一)。我沒有被傅士托夫給眩耀了；他沒有什麼可眩耀的，但是我誇獎他

7
的親暱，雖然，實際這情誼只是表現在我去拜訪的時候，他從來不拒絕會見我。我心裏想，傅士托夫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。他的生涯很穩靜地這樣度着。他的母親、兄弟、姊妹、姑姑、叔叔全都愛慕他，他和他們大家處得也是格外地親近，並且享有爲他家庭的楷模之美名。

四

一天我很早就去造訪他，在他的書齋裏沒有找到他。他從鄰室裏招呼我；呼喘聲和濺水聲從那兒傳到我的耳邊來。每天早晨傅士托夫洗一個冷水的淋浴，一刻鐘後再做健身操，他對這種體操已經達到非常熟練的地步。他不贊成過份顧慮一個人體格的健康，但是他不能忽略必要的照拂。（「勿忽略己身，勿過自興奮，工作須適度，」這便是他的格言。）當我等在那裏面的房間的外門大開的時候，傅士托夫還沒有露面呢，從那兒走進來一個穿淺藍制服，約摸五十歲光景的人。他是一個身體粗壯的人，黑紅的臉，有着微白的眼睛，頭頂完全覆蓋着稠密的，灰色的鬚髮。這個人突然停住，注視着我，大張着嘴，他發出爽朗的笑聲，往自己的腰部使勁地捶擊，他一壁這樣做，他的腿一壁向前高踢着。

「伊凡·戴米亞尼奇嗎？」我的朋友隔着門問。

「正是，等您的吩咐呢，」新進來的人回答。「您做什麼呢？打扮嗎？好的！好的！」（伊凡·戴米亞尼奇這人的聲音，有着像他的笑同樣粗獷爽朗的調子）「我遠遠趕來教您的小弟弟的功課；你曉得，他害了感冒，什麼都不幹，只是打噴嚏。他不能夠做事了。所以，我進來瞧瞧您，找點東西暖一下。」

伊凡·戴米亞尼奇又笑起那同樣的，希奇古怪的哄然大笑了，又在自己腿上很響地擂了一下，並且從他的衣袋裏掏出一條格紋紗的手帕，很大聲地醒着鼻涕，猙獰地滾動着他的眼珠子，鼻涕噴到手帕裏去了，而且用他全肺部的力氣呼嚕出來……「Tloo-o-o！」傅士托夫進屋裏來了，和我們倆人都握了手，問我們：是否我們都認識。

「一點都不認識呀！」伊凡·戴米亞尼奇馬上大叫道，「十二年的老兵不敢擔當這個榮耀啊！」

傅士托夫先講出了我的名字，然後指着這位「十二年的老兵」，他申述道：「伊凡·戴米亞尼奇·賴慈奇，各式各樣課程的……教授。」

「確是如此，課程確是各式各樣的，」賴慈奇同意着。「就想想吧，有什麼我沒教過

，至於這件事，我現在要不教了！數學，地理，統計學和意大利式的簿記，哈哈！哈哈以及音樂！我親愛的先生，您不信嗎？」他忽然抓住了我——「問問亞歷山大·達韋第奇，我是不是頭等吹豎笛（二）的。假若我不是，我就該成一個可憐的波希米人——我該說是捷克人——了啊！是的，先生，我是一個捷克人，而且我的故鄉是古老的布拉哈（捷克首都）呀！此外，亞歷山大·達韋第奇，我們爲什麼這樣久沒有見到您了呢！我們應該來一個小的 Diet（一）……哈！哈！真的呀！」

「伊凡·戴米亞尼奇，我前天還到你的地方去了呢，」傅士托夫答道。

「可是我長時間都在那地方，哈哈！」

當賴慈奇先生笑的時候，他的白眼珠 有着奇異不安的樣子，滴溜溜左右亂轉。

「小夥子，我看，你對我的舉止感覺奇怪，」他又對我說。「可是這是因爲你不瞭解

（一）豎笛：爲有二風簫與三個第八音的樂器。

（二）Duet……二人合唱或合舞之歌曲。

我的性情的緣故。關於我，你就得請這兒我們的好朋友，亞歷山大·達韋第奇來告訴你。他會告訴你什麼呢？他會告訴你，老賴慈奇是一個樸實的，好心腸的人，假如不追根溯源，在心地上是一個地道的俄羅斯人。哈——哈——在他行洗禮的時候，起名叫約漢·德特里奇。可是總叫他伊凡。戴米亞尼奇！我心裏有什麼，就吐出到舌頭尖上來什麼；像他們所說的，我是開誠佈公的。至於各種禮節，我是不懂得的，而且也不想懂！受不了那一套啊！你哪天晚上到我那兒去闖個門，你可以親自去瞧瞧。我的好婦人——就是我的太太——也不扯她那些無聊的話；她會給你煎炸，烘焙……一些出色的東西吃！亞歷山大·達韋第奇，我講的不是真話嗎？」

傅士托夫只是微笑，我就保持着沉默。

「不要看低了這個老傢伙，可來闖門吧，」賴慈奇先生緊接着說。「可是現在……」（他從衣袋裏掏出來一只厚殼銀錶，把它送到他的一隻鼓出的眼珠子上去）「我想，我最好得瞞了。我還有另外一個徒弟等着我呢……鬼曉得我教他什麼，……神話學，上帝作證，他雖有很遠的路途，那個小弟子住在紅門，沒有關係；我要徒步瞞了。感謝你

弟弟停了課，我可以省下雇雪橇的十五個戈貝了！哈——哈——諸位，祝你們日安，我們再會吧！……呃？……我們尋稍來個 Duet 吧！」賴慈奇先生從過道裏大喊道，唏哩嘩啦地穿着套鞋，我們最後一次聽到他金屬的笑聲。

「真是一個怪人哪！」我轉過來對傅士托夫說，他已經着手在旋盤（一）上工做着。
「他能是一個外國人嗎？他俄國話說得這樣流利。」

「他是一個外國人；不過他在俄國住了三十個年頭。許久以前，早在一八〇二年，那個公爵或者什麼人、從外國把他領來的……以祕書的資格……，我們可以猜想，多半是隨從吧。他當然把俄國話說得很流利。」

「有這樣元氣，這樣牽強的談鋒和辭令，」我插言道。

「對，是的。只是太不大自然。這些俄國化的德國人，他們都像那個樣子。」

「可是；他是捷克人，他不是捷克人嗎？」

（一）旋盤是作細木工的器械，或名車床。

「我不曉得；或者吧，他和他的太太可談德國話。」

「而且爲什麼他管自己叫做十二年的老兵呢？他進過軍隊嗎，不然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「進過軍隊！真的呀！在砲火連天的時節，他待在莫斯科，而且失掉了他所有的財產……他的過去就是這樣。」

「可是他待在莫斯科幹什麼呢？」

傅斯托夫仍然繼續着他的施工。

「天曉得。我曾經聽說，他在我們這方面是個間諜；不過這一定是閒扯。不過他從國庫裏領到過損失賠償金，倒是事實。」

「他穿着一身什麼樣式的制服……那麼，我猜想他在官府裏做事吧？」

「是的。士官學校裏的教官。他居於小參議官的職位。」

「他的太太是什麼樣子？」

「一個德國人住在此地，一個香腸老闆的女兒……或者是屠夫的……」

「你常常拜訪他去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怎樣，那兒好玩嗎？」

「很好玩。」

「他有孩子嗎？」

「是的。那德國女人生三個孩子，他的頭一房妻生了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」

「大女兒有多大啦？」

「有二十五歲的光景。」

我看着傅士托夫低伏到旋盤上，輪軸轉得越發快起來，在他均勻的腳踩下呻吟着。

「她長得好看嗎？」

「這是喜好的問題。她有一副出色的臉兒，她簡直是……一個出色的人兒。」

「啊哈！」我思索着。傅士托夫特別熱心地繼續着工作，對我的第二個問題，他僅僅

哼地答了一聲。

「我一定耍和她認識一下，」我下着決心。